

# 大隐隐于市的童志雄

■王世国

(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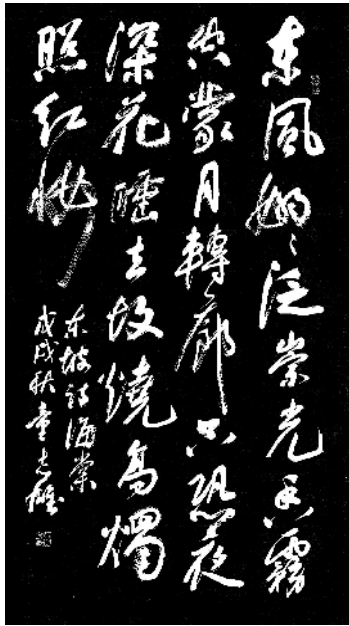
据《新快报》报道,传说中的中国隐士文化的宝地——陕西西安南郊的终南山,隐藏着一些小庙、道观和茅屋,有数千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修行者隐居在此,苦修参悟。他们之中有放弃百万年薪的企业经理,有20多岁的美女摄影师,有从政府机关辞职潜心作画的画家等。而性情闲适的童志雄先生并非隐居山林,而是“大隐于市”,且不说他身处改革开放的热土——“红尘滚滚”的深圳,就是他的书斋“溪居”也正位于寸土寸金的深圳市中心闹市。穿过林立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,走进典雅精致的“溪居”,就像是从炎炎烈日下一步跨入一片清凉的树荫。童志雄每天就是“隐居”在这里,研墨挥毫,怡然自得。

书法艺术说到底它不是简单的写毛笔字,而是一种以个人精神修养、情志意兴为根本的形象创造。因此,它与一个人的性情和价值取向密切相关。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童志雄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投身商海,做得顺风顺水,而现在却舍筏登岸,“隐身”溪居?那是因为他心中钟爱的和苦苦追求的还是书法。为什么身居闹市又身材高大魁梧的童志雄,却爱写小巧精致的手札?那是因为他本性温和恬淡、性格憨厚朴实。

书法家的性情和价值观决定了他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。所以,童志雄爱上颜真卿,成为“颜门子弟”,这便是十分自然的事了。童志雄书法阳刚正大的气象,正是从颜真卿书法刚健雄浑、大气磅礴的风神中汲取的元素。而

由于他长期对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《争座位帖》《告伯父文稿》等行草经典的临习,则使得他虽然也曾师法过米芾,但又能有不同米字的浑朴面目;他也学过王铎,但也不像王铎那样把提按笔法发挥到极致,而是多了颜真卿行书的平顺自然。所以,细心的读者可以从童志雄的书法作品看出,一方面它具有米芾书法起伏跌宕的笔姿、王铎书法以润取妍和以燥取险的气韵,但另一方面却舍弃了米字的贵族气息和王书的荒幻怪伟,而多了一些颜真卿书法的浑厚、朴素和自然。

手札书法起于魏晋。钟繇因为得不到蔡邕的《笔论》而懊恼捶胸,口吐鲜血;王羲之面对当朝太尉选婿而东床坦腹;王献之在家中失火的危难之际,从容穿鞋,还要召唤仆人扶他出去……魏晋书法家的天真率性和萧散淡远的气度,都在他们的手札书法中表露无遗。童志雄的行草手札也是师法晋唐两宋,起笔露锋,行笔平顺,收笔出锋,这些都是那时手札的共同特征。不过,他的手札更近于唐人尤其是得颜书神髓。这使得他的手札书法虽然没有晋人率意飘逸的机趣,但却多了一些唐人朴茂浑厚的风韵;而且他书写这样的小字,都是站立着悬腕悬肘而书,点画承转,游刃有余,极见功力。苏軾论书曾言:“凡世所贵,必贵其难……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,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。”童志雄的书法结体宽博,哪怕是写手札一类的小字也得气势开张、宽舒静穆。这大概是受到颜真卿所说的“太字促之令小,小字展之令大,兼令茂密”的结字法则影响,写出了不同于一般手札追求秀逸的别样格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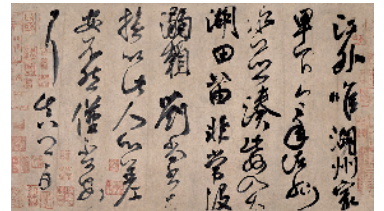


■童志雄行书中堂《苏轼海棠诗碑》

人们说“出名要趁早”,身为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、深圳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广东省艺坛书画院院长,童志雄年纪刚过半百,却很早就已成名。他的书法艺术的发展道路可谓来日方长。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成为书法名家之后,虽身居闹市红尘之中,仍能保持内心的宁静与淡泊,不为世风流俗所动,坚守自己的审美理想,脚踏实地,对书法艺术孜孜以求,这才是“大隐隐于市”的真正隐者。

这使我不由得想起陶渊明的诗句: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,问君何能尔?心远地自偏。”我想,童志雄书法之所以能有阳刚正大的气象,也是“心远书自正”吧。

## 颜真卿线条之密码探索



■颜真卿行书潮州帖卷（局部）故宫博物院藏

■黄兆岳

(广州市天河区书法家协会理事)

书法是中华民族的独创艺术,与绘画同源,相辅相成,也是中国哲学、东方文化与华夏民族精神气质的象征。漫漫书法星河,“点”“画”为基础元素,于是,书法线条则闪烁着扑朔迷离的光芒。其中每位书家的线条都有着他独特的表达方式,而他独特的线条语言书写着书家穷极一生对生命的阐释、对哲学的注解。从我学颜真卿的书法中,体会到了他的线条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,并不是像语汇这么简单、这么单调、这么抽象。以下是自己学书的一些浅见和感受。

### ○起伏密码:韵律感

韵律感的存在就是一种生命的存在、活跃的存在。作为中国文化活的载体的中国书法,书法线条熔铸了每一位书家对时代的注解、对线条节奏的审美。让颜真卿扬名天下的《祭侄文稿》,其线条的起伏节奏,有用笔粗重的笔画,字的形体也丰满圆润,也有在颜真卿激昂情绪的驱使下,用笔速度也是极快的较细的笔画,表达出道劲有力的线条美感。由虚实不同的牵丝映带,多字相连的一种丝带飘逸状态和字字独立、笔断意连的一种分化状态,在这种视觉上的连接化与分化状态,除了具有动态的线条美感外,还产生了独立的字体形象与连续字体形象相间的形式构成的韵律感。

### ○圆厚密码:体积感

书法是以线条质感为生命,而“厚”的饱满状态的线条才能表达生命的意味。颜真卿楷书之丰腴,不仅体现在体态上的饱满,其线条的圆厚也具立体感。书写中提笔中锋一般以笔尖着纸顺锋去写,黄宾虹称之为“圆柱法”,其线条中实外虚,犹如逆光看柱子。铺毫中锋,逆笔去写比顺笔写更得上力,笔毫也易被匀称地打开,所以“厚”与“薄”相对,是体积的概念,书法在纸上立形,但只是纯粹的线。严格来讲,线并不具有立体性,是以笔墨营造出一种让人感官上有具体的立体性,这对一个有对生活常思考的人,会透过这些表面的东西,感受到其中那活生生的体积感、立体感、生命感。

以上两点感受,从纯粹点来看,掌握古人书家的特点,从整体服从局部,再从局部找细节,抓住重点元素,就有了味道。

# 临摹是书法传承的基本路径

■陈党(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)

众所周知,临摹目的是掌握书体结体形态和用笔技巧,是书法传承的基本路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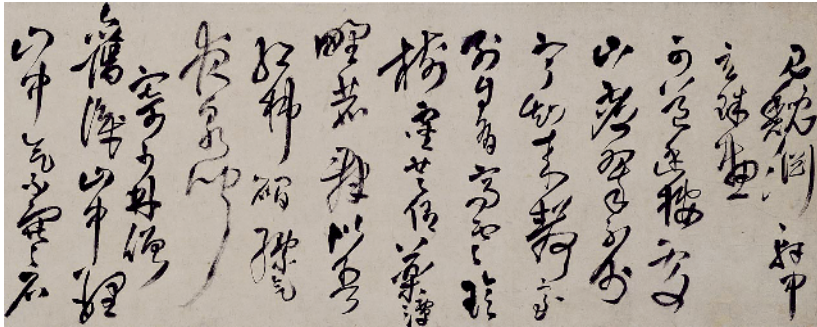
二王书法的意义在于被视为帖学正宗,“在唐初蔚然成为正统,此后的一千年,其独尊的地位不曾受到严重挑战。”此后名家辈出,很少未受二王书风直接或间接影响而成为大家者。可见,二王的书体为帖学之母题。宋代米芾、明末王铎等书出其源,此后又产生新的母题,如米芾书法历代习之者甚众,同时代的米友仁、吴琚等亦如是;如王铎书法在国内外更是有大批追随者;还有甲骨文篆隶唐楷魏碑等书体母题,如钱南园追随颜真卿书风,石鼓文影响吴昌硕的书法。

虽说真正富有创造力的书法作品,往往是无法复制的,但是形似的对临和神似的创临也是能接近书体母题本质的,近几年的临帖比赛,不言自明。从书法接受方法上,对临和创临的观念,不仅强调书体之形,而且强调书体之神;从艺术创作角度上看,书法临摹的目的是要心手双畅,是临书者主观书法主题追求与客观书体母题的融合。

纵观王铎书法之源,据黄思源《王铎书法全集》、齐渊《王铎书画编年图目》和曹军等类似的统计,其书皆出自钟、王、颜、柳和米等二王谱系诸家。

对临,王铎追求结构酷似。

如对颜柳欧的接受。在《柏香帖》、



■王铎行草书自书诗卷 故宫博物院藏

《李成小寒林图跋》和《王维五言诗卷》等作品中是颜体;《王维五言诗卷》颜柳并用;《张心翁序》是欧体基调。刘灿章说:“此件小楷作品结字有欧的严谨,点画有柳的刚健,古雅更似钟繇。整幅作品端庄恭谨,运笔刚劲而凝重,峻利而含蕴,撇捺坚挺。笔法意趣寓于严整之中,是王铎融汇钟繇、‘二王’、欧、柳、颜诸家小楷之长所创的自家小楷模样。”如王铎对《圣教序》的接受。从《王铎(1593-1652)与集王字碑》所述12个碑刻中,将其与集字碑对比,王铎的字体皆酷似《圣教序》,他自言13岁即开始临摹,目前仍有如34岁时临行书《圣教序》墨迹,42岁时行书《赠袁枢五律诗册》中跋语提到“用圣教、兴福夫子碑为环中老亲契”书写作品,58岁时所书行书《枯兰复花赋卷》,60岁时书行书《琅华馆别集》横幅等都有临摹《圣教序》的记载。在王铎墓志铭中,钱谦益很中肯地说,他临《圣教序》“如灯取影,不

失毫发。”(《牧斋全集·有学集》卷三十)可见,王铎以“极力摹写”、“割情断欲、直思跋彼室奥”的崇古精神将《圣教序》的精神实质掌握达到何等精熟地步。

创临,王铎从笔力、气度和章法等舍形取神。

如对《淳化阁帖》等接受。王铎有“不规规矩矩拟”、“拓而为大”等创临方法,或是截取不同法帖的某几段进行重新组合,或是随意拼凑文字并改变书体临摹,或是改变以轴或长卷等形制形式出现,所临的二王法帖,王铎不时掺入己意。

从“字字逼肖”、“不失毫发”的对临到随形所欲的创临,王铎建立了由形取神的书法接受意识,并能够在守成与创变之间找到平衡点,使二者相互交融,促进王铎打开了二王书体母题宝库的新天地。如果王铎没有体悟到“不规规矩矩拟”的妙处,而仅有之前的“如灯取影”般地学法,恐怕就没有今天书法史上的辉煌地位了。(摘自自《书出其源》)